

# 消 失 的 时 间

十

14

BLAME

17



[美] 杰夫·阿伯特

著

宇尘

译

译外借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从时间消失的那一刻起，她所认识的世界开始敌对她  
希望，能够将你摧毁，也能够使你重生

# 消失的时间

[美]杰夫·阿伯特——著

宇尘——译

B L A M 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消失的时间 / (美) 杰夫·阿伯特著; 宇尘译. —  
南昌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8.8  
ISBN 978-7-5500-2953-8

I. ①消… II. ①杰… ②宇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177358号

江西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 14-2018-0148

BLAME by Jeff Abbott

Copyright © 2017 by Jeff Abbott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8

by Beijing HongTaiHengXin Culture Communication Co., LTD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Curtis Brown Ltd.

through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

ALL RIGHTS RESERVED

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 
社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A座20楼 邮编: 330038  
电话 0791-86895108(发行热线) 0791-86894790(编辑热线)  
网址 <http://www.bhzw.com>  
E-mail [bhzw0791@163.com](mailto:bhzw0791@163.com)

书名 消失的时间  
作者 (美) 杰夫·阿伯特  
译者 宇尘  
出版人 姚雪雪  
出品人 连慧  
责任编辑 陈园 胡艳辉  
策划编辑 李艳  
封面设计 力琿  
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 
印刷 北京中振源印务有限公司  
开本 880mm × 1230mm 1/32  
印张 13  
字数 300千字  
版次 2018年8月第1版  
印次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  
书号 ISBN 978-7-5500-2953-8  
定价 46.00元

赣版权登字: 05-2018-328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谨将此书献给霍莉·弗雷德里克

“一切都会好起来的，真的会更好的。这就是生活，它永远在向前走。我们必须跟上它的脚步，不断前进。”

她永远不会想起她失去的生活，但她知道她现在是谁。她曾经是谁，她可能会成为谁。这就足够了。

# 1

## 两年前

她将永远不再记得：他们在说着“我爱……”“我恨……”时，突然变成了破碎的尖叫声，身体拉扯着安全带猛然前冲，随着SUV冲出公路，她不能相信眼前发生的事情，这太不真实了。在车头灯的照射下，恐怖的山坡汹涌而来，他紧握住她抓着方向盘的双手，撞击声轰隆而至，驾驶座位上的安全气囊在她脸上爆开，车子不停地翻滚，灯光变得昏暗，无情的岩石汹涌而下，然后着头部的猛烈撞击，她感觉自己进入了一个新的、纯净的世界。

曾经的简死了；关于大卫的一切也都随之而去了。而新的简，是这个漆黑夜晚愤怒而悲剧的产物。四天后醒来，她什么都不记得了。她的名字、她母亲的面容、车祸、她躺在医院病床上所发生的事情，以及她过去十七年中的一切都烟消云散了。渐渐地，记忆开始在她脑海中浮现：她儿时的生日会，甜腻柔软的蛋糕粘在她的嘴唇上；她祖父烟斗里散发出的浓郁的烟熏味儿，与她肘

部带有皮革补丁的花呢外套的羊毛味道很相配；她母亲最喜爱的薰衣草香皂；她写满了一个夏天的简短又离奇的冒险故事的笔记本，她还曾骄傲地读给她的父亲听；她老师的脸；在暑期阅读计划中给过她贴纸的图书管理员的微笑；她的小手放在父亲手掌里的感觉；她儿时伙伴们的脸庞与笑声。

有时记忆能够瞬间连成片段；有时又像她在电影里看到的一样，近在眼前却远在天边，仿佛与现在的她没有任何关系。

除了刚过去的三年。

简已经十七岁了，但是随着记忆的涌现，她被困在了十四岁这一年。最后的三年不见了，她高中生活的所有欢乐与戏剧性事件都迷失在了车祸的旋涡中。包括那神秘的、无法解释的最后几个小时，当时她正和一个不该在一起的男孩儿待在一起，没有人知道她在外面做了什么。她活了下来，并且最终一瘸一拐地回到了明媚的阳光之下。但是那男孩儿却死了，他躺在冰冷的地上，带着秘密永远地沉睡了过去。

因此，她所认识的世界开始对她充满敌意。

但有一个人在观望着，等待着，想知道关于那一夜，简·诺顿到底还记得多少。

## 2

简·诺顿想努力回想起她生命中那个最重要的时刻，哪怕是一个细节。今天是车祸的两周年纪念日。她躺在床上，目不转睛地盯着天花板，仿佛在等待着照片的出现。但她上方的天花板只是一个没有图像的屏幕。

她6点14分就醒了，独自一人，瞥了一眼宿舍里的另一张床，看来亚当又在他女朋友家里过夜了。最好在宿舍里的人们起床之前做好准备。她穿上睡袍，收拾好洗漱用品，将房门打开一条缝儿，往空空荡荡的走廊望了一眼。她走到宿舍的浴室里开始刷牙。浴室里空无一人，所以镜子里的女孩都没有什么奇怪的表情。洗漱完毕，她回到房间，换上了她背包里最后一套干净的衣服，她必须尽快弄清楚在哪儿可以洗衣服。很多学生在地下室的机器旁边徘徊，试图与人交谈。但她并不喜欢聊天。

她下楼去吃早餐，挑选了几样自己喜欢的东西，走到一位年长的收银员那里，她认出了她，并朝她笑了笑。她用的是她的旧学生证，亚当曾从他自己的账户里取钱为她支付过伙食费，看起来他似乎想通过这种办法慢慢花光这笔钱。其他学生坐在一起，围着圆桌亲切地交谈着。她独自一人坐在角落里，享用着自己的炒鸡蛋、培根和咖啡。其他早起的独自用餐的孩子们盯着他们的



智能手机，仿佛世界所有谜语的答案就在那里。但是她没有，她不想让她那不稳定的大脑充满了对屏幕的记忆。她向窗外望去，感受着这里的生活。圣米迦勒的教授和学生们从路上走过，她望着温暖的天空和在11月的微风中轻轻摇曳的树枝。她默默吃着饭，试图压抑着一天的情绪，然后又回到亚当的房间。当圣米迦勒的钟声响起时，她打开一扇窗，从窗户溜了出去，留下半掩着的没有关严的窗户。

她想，“你可以去享受他的恩典。你可以带上一束花。”

这是奥斯汀的一个温暖的秋日早晨，天空中点缀着朵朵白云，与明亮的蓝色拱顶相互映衬。她走进了一节讲美国历史的课堂，教授似乎从来没有在意过她那不稳定的出勤率。她去年上过同样的课，但不是同一位教授。

她总能在前排找到座位，并大胆地坐在教授的眼皮子底下。学生们都清一色地带着笔记本电脑，只有简将笔记写在了厚厚的素描本上，那是被设计用来绘画的，而不是写字的。但她喜欢这样。曾经，笔记本上写满了她已经恢复的记忆和人们告诉她的、那些她不记得的事情。这是她的“记忆之书”。这是K医生的主意，不过除了去上课之外，她已经放弃了这个想法。有时在课堂上，她会在新页上随意涂鸦。她经常画出无尽的迷宫和华丽的盖尔模式，迷宫令人无法逃脱，她会想象某些有趣的人物试图逃离迷宫的故事，如被困在电子游戏中的英雄。今天她没有画，她的脑海里满是大卫。她的手微微颤抖。

今天的讲座是关于早期新英格兰的葬礼习俗。当然，她并没有教学大纲，她想，“感谢，命运”，当教授开始播放马萨诸塞州的破旧墓碑的幻灯片时，她咬紧了嘴唇。他们通常是些儿童或青

少年死者，天使的翅膀贴在头骨上，既可爱又可怕。她两次在墓碑上看到了大卫的名字。她的心在胸腔里收紧。她眨了眨眼，大卫的名字从屏幕中的墓碑上消失了。她开始觉得自己喘不过气来。她在讲座中途离开了，忽略了伴随她走出门时的目光与嘲笑。教授并没有在意她。

她在大楼外面停了下来，在明媚的阳光下眨着眼睛，呼吸着新鲜、凉爽的空气。她在背包里摸索着，戴上了母亲送给她的太阳镜。它们有着圆形的镜片和金属镶边，很难看，但阻挡了光线直接刺入她的眼睛和大脑。今天的阳光很刺眼，犹如一场审判。

她可以回到亚当的房间，拉上窗帘，然后睡上一小天。她在床垫下面藏了一些药丸，这些药丸是她离开家时从母亲那里偷来的。流落街头的时候不能服用镇定剂，因为这样做太危险了。而失忆症患者通常都伴有失眠，就像被他们无法想起的事情所唤醒一样。但她在这里很安全。它们就是单纯的药丸。

回到宿舍楼，简走过前门，绕着大楼的一侧来到一扇曾被她打碎的、面对着一小片草地的窗户前。她把自己拖进房间，倒在地上。

亚当穿着长袍走进来，他刚刚洗完澡。“嘿，优雅点。”他说道，并迅速关上了身后的门。

“嘿。”她站起来，转过身去背对着他，他正在穿衣服，如果她有个哥哥的话，她会这样做的。她忙着降下窗帘。

“贝蒂娜怎么样？”简问道。她是亚当就读于德克萨斯大学（距离北部几公里）的德国研究生女朋友。亚当经常在她的公寓里过夜，这让简更容易躲在他的宿舍里。

“挺好的。嘿，我今天没有意识到，你懂的，今天。我今早本

该在这儿的。”

“亚当，我不需要你特别照顾我。”

“好啊，正好我也不太会照顾人。”

“我很冷静。”

简想，但是你让我留在这里，为我买吃的，而且从未要求过任何回报……除了让我找回过去的生活。

她查看着自己的手机，避免看向他，就好像她收到了除亚当以外的其他人打来的电话一样。一条来自妈妈的短信：“你今天好吗？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给这个电话充值，你从来不打电话给我。我爱你，亲爱的。让我来帮你，至少让我知道你过得好不好。”

简删除了信息，瘫倒在床上。她突然很想去看看他的坟墓。她从来没有去过，因为她无法面对。但是她真的很想念他。

“我现在还不错，”亚当说。他收好了上课的装备，穿上了牛仔裤和印有圣·迈克尔机器人团队标志的T恤衫，他曾为这些机器人编写过软件。“你要知道，即便今天发生了什么不好的事情也没关系的。”

“喂，你听起来像个心理医生。”简讨厌心理医生。他们会撬开你的大脑，在里面窥视，并给你虚假的希望。

他坐在她的旁边，抱住了她，轻轻地。起初她并不喜欢这样，但那是亚当，她的假哥哥，所以她接受了他，拥抱让她感到安心，仿佛她并不是一个人生活在世上。他抱了她一会儿，时间稍微有些长，让她感到有点不舒服，他将脸靠近她，她下意识地向后躲了一下。然后他突然变得像兄长般严厉起来。

“你必须重新登记。如果你能耐心地坐上一节课，你就能通过五门课程。但如果政府机构发现你留宿在这里，他们可能会永远

将你拒之门外。更不用提我的麻烦了。”

“你是要把我踢出你的房间了吗？”她将无处可去，除了回家。但这不在她的选项之内。

“我不是故意要说这些刺耳的话，简。”他的声音柔和起来，“你知道我只想要对你好的。”

“我今天不想谈这个。”她知道让他闭嘴的方法就是将注意力集中到事故上。这是一种绝对的魔法，它使每个人都变得沉默。简起身走到他放在桌子上的iPad旁。

她打开一个浏览器，输入了Faceplace的地址，这是她在事故发生前使用过的社交媒体网站，在她之后试图回忆和熟悉她在哈文湖的高中生活时，这也给了她一些简单的帮助。她每天都会看到这些面孔，却并不认识他们。

“你在干什么？”亚当说着，注视着屏幕，意识到了什么。“放下吧。”

她登录到Faceplace，停下来回忆她的密码——“password”。她有一种毫无根据的恐惧，失忆突然夺走了她当前的记忆，她受损的颞叶摧残着她，她的痛苦变得如此的赤裸裸。她已经有十个月没有登录过她的网页了。简的页面上出现了一张旧的头像照片，她在哈文湖高中的一场足球比赛中微笑着。在事故发生的几天前，她的最后一张好照片。她妈妈曾说，如果她把头像换成一张她躺在医院里从昏迷中醒来的照片，人们会对她好一些。

她没有新的好友请求。亚当排在好友列表的前面。她在搜索栏中输入“大卫·霍尔”。第一个链接是大卫的页面。他的父母没有注销它。

“简，不要这样做。”亚当将手臂越过她的肩膀。她点击了那

条链接。

他的主页上已经有了许多新的帖子。鲜花、大卫一生的照片、还有一幅生动的横幅，上面写着：“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你。”数以百计的人喜欢他。她认识帖子上的名字，这些人曾是她的朋友。

“大卫，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你。我们永远爱你。”

“大卫，兄弟，我还在想念你，想着你和所有美好的时光。”

“没有你，世界变得更空虚，大卫。”

“真不敢相信已经两年了。我知道你在主的陪伴下是平安的。”

“不要。”亚当重复道。但他并没有关闭iPad，也没有将其拿走。

简看了写给大卫的其他悼词，没有人提到她的名字。亚当靠在她的肩上。然后她返回到了自己的主页上。顶部有一则今天的新帖，来自一个她不认识的用户名：丽芙·丹吉尔。

她心头一震。这是她的真实姓名吗？

帖子上写道：

我知道你不记得的那些事情，简。我知道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。我打算说出来。所有人都将付出代价。

“这是在开玩笑吗？”

“丽芙·丹吉尔是谁？”亚当问道，“你认识她吗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一个不成熟的想法在她的心头荡漾。就像一个永远无法形成的记忆。简的双手开始颤抖。突然她感到肚子一阵绞拧。她沿着走廊跑到卫生间。她感到很不舒服，这已经是第二次了。她洗了把脸，凝视着镜子里黑眼圈内的眼睛。刷完牙，她

回到了房间。亚当从iPad上抬起头来。

“这个丽芙·丹吉尔看起来像个冒牌用户。上个月设立的账号，其他正常的账号大多都有着巨大的好友数量。”

“我没有同意过任何新朋友的申请。”

“那就是有人入侵了你的主页，并接受了她的申请。”

“入侵我？”

“你的密码是password，简。”他转了转眼睛，但声音很平静，“他们可以从黑客网站上购买你的密码。当一个网站出现漏洞时，他们会得到数千名用户的账号信息，因此他们会在你所有的网站上使用相同的密码：银行、社交媒体、网上商店等等。你所有的密码都是password吗？”

“是的。很容易记住，”她辩解道，“如果我的记忆再次丢失，我就不担心了。”

他放低了声音：“这只是个诱饵，简。你应该解除与她的好友关系并删除她。”

但是她没有，相反，她又读了一遍。简知道，有些人认为她应该为这次事故受到惩罚。“丽芙·丹吉尔，”她说，“听起来像个笑话。”

“用Google搜索一下。”亚当说。

简照做了。还有另外两个社交媒体账号使用这个名字，她猜测这是一个叫作“危险生活”的文字游戏。这些都有一种假名的感觉，而不是真实姓名。她点击了各个账号的“关于”选项卡。一个住在加利福尼亚，另一个住在纽约。奥斯汀这里没有她认识的人。

简慢慢浏览着自己的Facepage页面。几个月来她的网页上都没有来自于任何人的帖子。然后，两年前，出现了很多以“想

你”“为你祈祷，简”以及“快好起来吧”开始的帖子，不过很快就变成了令人难过的消息，比如，“你这个骗子和杀人犯”。这是一个她不记得的高中朋友写下的，因为她不记得车祸之前的高中生活了。事故已经照顾到了这一点。

那是她离开Faceplace的时候。当简看到这个帖子的时候并没有删除它，不是因为她觉得不应该，而是因为她觉得她的朋友们会团结起来。在下面的评论中，有几个人说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这一点，并表达了对简的关心。最后一条评论来自亚当，写着，“当着她的面说，或者是我的。放过她。”

亚当摸了摸她的肩膀：“你应该删掉这个账号。保留它，除了会在你的背上画上一个靶子之外，别无所获。”

简盯着那几句话：

我知道你不记得的那些事情，简。我知道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。我打算说出来。所有人都将付出代价。

说给谁？她想知道。说什么“所有人都将付出代价”？这是什么意思？她感到脊背发凉。

亚当的声音变得柔和起来：“你知道，如果几乎不可能的事情发生了，你记起了什么，任何事情，无论发生什么……你都可以告诉我。你可以告诉我任何事。”

即便是我能了解的关于我自己最糟糕的事情？也许他们说的关于我的一切都是真的？她摇了摇头。

“不。我没有什麼可说的。但也许有人知道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情。有人看到了什麼……”

“事故现场没有目击者。如果有，就会站出来了。”亚当抚摸着简的肩膀，“忘了吧。抹去它。至少要换掉你的密码。”

“不。我想看看他们有没有说别的什么。”她在亚当拿着平板电脑开始删除之前，退出了Faceplace。她站了起来，“我一直在想，”她说，“不管发生了什么，它仍然停留在我大脑中的某个地方，我必须将它解开。”

“你知道这跟失忆症没关系，简。”

她知道他并不是有意居高临下，以恩人自居，但他确实这样做了，她曾在了一本失忆回忆录中看到过这种“不确定性的负担”。这是千真万确的。于是她转过身来。

“亚当。我每天都过着这样的日子。我明白你的意思。我是说，我无法动摇这个想法，我会记住这一点。”

“已经两年了。大多数的记忆，如果能够恢复，六个月内就恢复了。”

“即便我们对大脑了解得再多，也依然有很大的未知领域。”这是她的神经科医生K告诉她的，点燃了一根火光微弱的希望之烛。

“难道你不明白它给你带来了什么样的阻碍吗，简？这种毫无意义的希望。”

她转过身去，脸上泛起红晕。

“你告诉自己重新获知整个事件的方法就是通过回忆。但我告诉你，这是不可能的。你最好找到另一种方法让自己振作起来。”

她把拳头按在眼睛上。

亚当哑声：“对不起。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想帮忙而已。我今天逃课，留下来陪着你。”



“我很感激，”她说。突然，可恶的泪水涌出眼眶，她用手背抹去了它们，“但是不用了。去上课吧，做个好学生。我……”

我要去看看大卫的坟墓。也许可以找回一些记忆。仿佛靠近他会在她的脑海中产生一点魔力。“我要休息了。”她撒了谎。

“我可以查出她是谁，”他说，“去找我的黑客朋友帮忙。”

“好啊，”她说，“让我们把她找出来。”让她感到害怕的是帖子的结尾：我打算说出来。所有人都将付出代价。好像她已经稳操胜券一样。

他点了点头。“我下课后就开始。”亚当再次拥抱了她，然后离开了。

她再也没有开过车，但是有一些共乘服务，她的妈妈让她用自己的贝宝账户进行付款。但她并不常用，因为她不想让妈妈知道她在哪里。她从宿舍窗户爬出，穿过绿荫和学院的停车场，向国会大道走去，在离学校几个街区远的地方，她向APP发出了一个请求，她咬着嘴唇，一想到要看到大卫的坟墓就紧张得要命。

### 3

佩里·霍尔醒来后大哭了一场，然后她去冲了个澡，现在仍在花洒下抽泣。当她停下来时，她告诉自己：已经结束了，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